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5.007

《黑岩白城》中离散族裔的现代性危机

张加生¹,许秋香²

(1.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217;2.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A.S.帕特里奇是当代澳大利亚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长篇处女作《黑岩白城》因其精彩纷呈的心理意识流、晦涩含混的修辞、丰富娴熟的语言暴力等现代性书写特质斩获2016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黑岩白城》富于现代性的书写特质彰显出作家深厚的语言驾驭能力与现代性文学造诣,更凸显出作家对墨尔本都市离散族裔现代性危机的深层关注,小说以深刻的现代性反思展现了澳大利亚离散族裔面临的多元文化陷阱、女性生存困境以及信任缺失等现代性危机。

关键词:帕特里奇;《黑岩白城》;离散族裔;多元文化;现代性危机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5-0050-06

A.S.帕特里奇(A.S. Patric, 1972-)是当代澳大利亚新生代作家的杰出代表。2015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黑岩白城》(*Black Rock White City*)因其对墨尔本离散族裔现代性生存危机的深刻揭示而斩获2016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作家本人也因此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大师级的作家”^①。

一般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指作家对某个特殊历史阶段社会风貌的心理反射,“这个历史阶段异乎寻常地充满着变化和危机,它本身预示着不祥和混乱”^②,在急剧动荡的时局中,往往采用“高度抽象的、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展现社会危机”^③,表达自我怀疑和自我焦虑的不安意识。小说《黑岩白城》意识流的高超叠加、独特细腻的心理描写、卡夫卡式的精准和含混表述使得小说现代性内涵丰富,表达了作家对当代澳大利亚离散族裔面临的现代性危机的关注。本文中的现代性

危机指作家帕特里奇以极具穿透力的视野,以大量隐晦和复杂修辞扫视了当代墨尔本离散族裔生存面临的重重现代性危机。小说《黑岩白城》以大胆自信、晦涩含混的现代性语言,字字珠玑地展现了墨尔本离散族裔面临的多元文化陷阱、女性生存困境与人际信任缺失等现代性危机。

一 多元文化陷阱的现代性危机

离散族裔^④在多元文化墨尔本的重重现代性危机是小说《黑岩白城》承载的一个重要思想主题。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东欧战争为背景,将因为战争而来到澳大利亚的难民的现实生存融入到时代洪流进行现代性思考,揭示他们无奈又无助的生存困境,展现他们在所谓多元文化典范墨尔本面临的现代性生存危机。这一客观存在却又无边无形的现代性危机其实是最难言说的,但帕

收稿日期:2024-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WW042)

作者简介:张加生(1977-),男,江苏东台人,博士,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

①Hay, Ashley. "Black Rock White City: An Intimate Study of Life, Love and Grief". *The Australian*. April 4th, 2015. <<https://webarchive.nla.gov.au/awa/20180512004348/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arts/review/black-rock-white-city-an-intimate-study-of-life-love-and-grief/news-story/c5389dd9fb382de6e4fb35b102f39715>>.

②特里·伊格尔顿:《资本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弓惠英译,《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朱立元、李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页。

③Bradbury, Malcolm & McFarlane, James. *Modernism*. New York: Penguin, 1976, pp.24-25.

④本文论及的离散族裔不是传统意义上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的散居居民,而是借鉴了威廉·萨弗兰的界定,即现代意义上的离散族裔概念比较宽泛,包括“各国侨民、政治难民、外国居民、海外移民”等“远离故土”来到墨尔本生存的亚文化族裔群体。See Safran, William.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991, 1(1): 83.

特里奇借助含混、晦涩、双关、意识流等丰富的现代性技巧,巧妙地传递出“世界各国移民在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被“盎格鲁-凯尔特主流文化同化,(从而)抛弃自己语言与文化”^①的文化危机。帕特里奇炉火纯青的现代性语言展示了他深厚的现代主义文学造诣,有着现代派经典作家的从容与自信,将主人公约万夫妇等离散族裔在多元文化墨尔本倍感焦虑和压抑的现代性危机和盘托出。

首先,《黑岩白城》以大量晦涩的现代性修辞表达了离散族裔在多元文化墨尔本的含混身份危机。小说主人公约万是一个土耳其血统的东欧人,“他的肤色在盎格鲁-澳大利亚人看来很奇怪”。不过,谁能想象,这个在墨尔本郊区医院做清洁工的他曾经是贝尔格莱德大学文学教授、出版过两个诗集的“卓越诗人”呢?到了墨尔本之后“他再也不写诗了”,尽管脑子里总是不自觉地奔涌出极具现代性特征的意识流诗。小说中令人不知所以的含混辞藻俯拾皆是,处处凸显离散族裔的含混身份危机。由于现代派作家一般“不可能,也不愿意将隐含在语言中的复杂生命形式明确表露”^②,小说中,在一个爱尔兰人“银发”、主人公约万和心理学博士狄更斯的三人对话情节中,爱尔兰人“银发”用“蓝色天空下的一轮圆月,我用眼睛将它锤进去。就是那个大钉子的头”^③这样含混晦涩的表述,极为传神地揭示出离散族裔在墨尔本所谓多元文化空间下的现代性困惑与迷茫。离散族裔身份让他们切身感悟到墨尔本的多元文化依然是“白人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只不过是白人优越论的另一个更加高端的假象”^④罢了,他们内心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和不堪,只能借助诸如“一轮圆月正在下雨,雨水打湿了我的脸,可我并没有哭”的含混晦涩语句表达。

其次,离散族裔在澳大利亚往往从事着最底层、最低端的体力劳动,面临着含混身份危机之外的职业危机。原本是大学教授的约万来到墨尔本

后在医院清洁楼道,原本在大学教授写作的约万妻子苏珊娜则依靠给别人家做饭、打扫卫生谋生。希腊裔的比尔曾对约万说,“谁能相信你是难民呢,说起难民,应该是黑皮肤、棕色皮肤和亚洲人。他们营养不良,身材瘦小,瘦骨嶙峋”,对此,约万有口不能辩,只是陷入“上帝的光不会映照居住在无人区地下世界的约万们身上。尽管他读了很多弗洛伊德、拉康、米勒和荣格等人的心理学著作”,也从心理上默默接纳自己作为东欧战争难民的种种无助,但这种无助最终让他对“余生每一天都充满恐惧”,时常有着将“卧轨当枕头”,耳边总是“模糊响着即将到来的毁灭声”的末日错觉。约万夫妇、爱尔兰裔“银发”、希腊裔比尔等离散族裔在墨尔本大都从事着医院门房、清洁工、家庭保姆、钟点工等社会最底层工作,而澳大利亚“社会名流、知识精英、商界政界名人大部分都是英国裔”^⑤。巨大的职业错位与强烈职业反差让约万无限感慨:“人生总有一天会感到无助。无助在我们生命早期就酝酿形成了,这个世界总是以它应该和不应该的方式运转着。”因而,他时常感到涂鸦博士(Dr Graffito)跟他说“将代表‘黑岩’的墨尔本埋入‘白城’贝尔格莱德的讽刺与荒诞”,现实分明是来自“白城”贝尔格莱德的离散族裔深陷多元文化墨尔本的“黑岩”中,苦闷不堪。在“黑岩”与“白城”的文化碰撞中,墨尔本所标榜的“多元文化”与“族裔文化”格格不入、壁垒森严、泾渭分明,“黑白融合”的职业平等只是遥不可及的梦。

最后,离散族裔面临着生存荒诞与无助的现代性“虚无”危机。小说中俯拾皆是的暴力、含混、晦涩语言有着多重现代性所指,增强了现代性危机叙事效果,也是离散族裔探求人生意义往往无功而返的现代性隐喻。无论是“约万知道他自己总是想得很多。但谁又知道一个疯子整天在想什么呢?没人愿意那么做”的意识流,还是“约万和他的妻子都不确定此生的生存价值,倒是有种

①Ommundsen, Wenche. “Multicultural Writing in Australia”. Eds. 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Rochester,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p. 73-86.

②Bell, Michael. “The Metaphysics of Modernism”. Ed. Michael Leven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8.

③Patric, A.S. *Black Rock White City*. Sydney: Transit Lounge, 2015, p.49. (为了阅读方便,下文小说文本引用,不另注。中文为笔者根据小说原文自译。)

④Hage, Ghassan. *White Nation: Fantasies of White Supremac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Annandale, NSW: Pluto Press, 2000, p.23.

⑤Jupp, James. *From White Australia to Woomera: The Story of Australian Immi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

来世的感觉”的人生虚无感都让约万觉得在墨尔本街头找寻在别人家做清洁工的妻子“就像一个史诗,是余生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这种找寻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永远在路上”,让他感到人生关于“生命、人道和世界”意义的不断探寻就像他对妻子“余生每日史诗般的找寻”一样虚无缥缈,充满现代性荒诞。

《黑岩白城》通过现代性语言将离散族裔在多元文化生存的含混、虚无感倾箱倒篋。这些现代性特质的语言符号传递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现代性危机,传递出离散族裔群体在多元文化墨尔本生存的现代性焦虑与不安,这种焦虑与不确定性具有强烈的现实张力,如果说“所有多元文化书写都是自传性的……反映了作者所属群体的观点与态度”^①,那么小说中离散族裔在自诩为多元文化典范的墨尔本所经历的重重现代性危机无疑就是两岁随父母来到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奇本人自身遭遇族裔身份困境的现代性表达。

二 离散女性的现代性危机

《黑岩白城》作为一部现代主义小说,自始至终表达了对墨尔本离散族裔女性生存状况的现代性反思。英美现代主义文学高峰时期(1880—1920)对应着西方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文学与女权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倡导女性解放,渴望成为理想中的“新女性”(New Women)^②。然而,百年来这一梦想对于澳大利亚离散族裔女性而言依旧遥不可及,离散族裔和社会底层身份的双重属性使得墨尔本族裔女性的“新女性”之路危机重重。小说《黑岩白城》通过苏珊娜、眼科医生理查德女士、苏珊娜的朋友——同样来自塞尔维亚的耶尔卡、医院护士莱尼等离散族裔女性生存的现代性困境书写,反射了当代澳大利亚族裔女性生存的现代性危机。

首先,在因战争成为难民来到墨尔本后,离散族裔女性面临着现代性生存危机。小说主人公约

万的妻子苏珊娜,在随约万来到墨尔本后,因其社会地位低下,生活中备受歧视。原本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工作的她,现在得依靠在别人家做饭、打扫卫生等钟点工作谋生;作为一个才识兼备的知识女性,每天依靠在别人家刷锅洗碗做卫生的生活让她清醒地看到可怕的家庭传统给她(女性)造成的耗费和空虚。墨尔本社会各个角落的现代性荒诞让她承受着诸多难以名状的心理危机。丈夫约万与牙医塔米的暧昧关系、医院女尸身上的暴力涂鸦等现代性丑陋与肮脏让她时常陷入“一阵足以令人双眼模糊的雨水,渴望落到地面,永恒地休息”的现代主义意识流。“迷糊了双眼的雨水”显然是一个现代性隐喻,与后文中她描绘雇主库尔塔斯的“他为何还要继续站在这里,难道他是一个用胡子收集雨点的傻子”的含混句式一样,都在倾倒在墨尔本无处安顿、看不到未来的“内心泪水”。当然,苏珊娜含混的心理意识流还反映了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身份危机。小说中,她时常困惑,“英语单词数字四的拼写是‘four’,而四十却是‘forty’,却不是‘fourty’;数字九的拼写是‘nine’,但刀(‘knife’)却不是‘nife’,字母‘k’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非要有呢?再比如,单词剑(sword)中有‘w’,sort中为什么又没有‘w’呢?为什么哈勒姆(‘Hallam’)中有两个‘l’,为什么“丈鱼”(‘barracouta’)中有两个‘r’”。这种关于英语单词拼写规则的现代性意识流,看似琐碎日常,无聊至极,实质上反映了苏珊娜作为族裔女性终日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百无聊赖和无所希冀,在这样的百无聊赖之际,她看到了“澳大利亚有着世界上最高的自杀率”的报道,进而发出“这些数字深刻反映了彼此切断的人际社会的深层疾病。我们的生存是如此含混”的感叹,让读者不由得为族裔女性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深表担忧。

其次,澳大利亚族裔女性面临着现代性婚姻危机。小说中,来自克罗地亚的女孩儿耶尔卡(Yelka)对婚姻生活充满“童话故事般的含混”幻想。一方面,作为年轻女孩儿,她渴望自己像灰姑

^①Ommundsen, Wenche. “Multicultural Writing in Australia”. Eds. Nicholas Birns & Rebecca McNeer,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Rochester,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 78.

^②这里说的新女性(“New Woman”),主要是指那些追求经济独立,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对的性自由,能够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不再是家庭生育机器的现代主义女性,也就是,弗吉尼亚·沃尔夫在《女性的职业》中所说的那些没有“被扼杀在家庭中的天使”。See Dekoven, Marianne. “Modernism and Gender”. Ed. Michael Leven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4.

娘一样,有自己的水晶鞋,嫁给心目中的理想王子;另一方面,现实中她与安特的婚姻却名实存亡。正如萨特在《恶心》中深刻揭露的那样,一切美好只存在于电影屏幕和舞台表演与高雅音乐中,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荒诞不经,丑陋不堪的,包括婚姻。耶尔卡与丈夫安特婚前是“朋友中的朋友”,有着良好的感情基础,坚信他们的婚姻生活会幸福而持久。然而,婚后她发现丈夫安特整天沉默寡言,每天吃完晚饭就出去玩斯诺克,直到凌晨两三点甚至清晨才回来,尽管她想尽办法让他回归家庭,但都无济于事。更具讽刺意味和令耶尔卡心酸的是,她一个患了肠癌的邻居养的吉娃娃宠物狗,会为主人的生病流泪,“她不禁一阵苦笑,小小的宠物狗蕴藏着远超她所嫁男人的情感”,最终这场“安特从没有让她轻松”的婚姻生活变成了“令人迷失和没有爱”的生活,进而让耶尔卡“根本不想了解生活的真相,因为我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荒诞”。

最后,墨尔本离散族裔女性面临着严峻的现代性职业危机。小说不仅刻画了苏珊娜在墨尔本与贝尔格莱德的巨大职业反差,也揭示了其他族裔女性的职业危机。留学生佩耶希奇为了一门课程竟在布拉科切维奇教授面前展现自己的曼妙身姿,“表示愿意为他做一切”;对工作感到迷茫的眼科医生理查德女士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火车站台上跳轨自杀;医院年轻护士莱尼(Leni)的“并不是她自我伤害唯一方式”的吸毒,朝公共汽车扔打火机的夸张行为都不过是她们作为离散族裔女性不知道如何“呼吸正常空气”的外在表现。这些身处现代性危机的墨尔本年轻族裔女性,犹如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悲伤的年轻一代”(“Sad Young Men”)一样,对生活颇为迷惘,普遍陷入不知道未来在何方的现代性危机。

墨尔本郊区离散族裔女性,正如美国作家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现代主义佳作《黄墙纸》中的无名氏女主人公终日生活在“被恐惧支配”中一样,她们在向往自由、渴望自由、追求自由的自我解放的现代性追寻中,最终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帕特里奇不无焦虑地将离散族裔女性带入现代性公共生活,但现代主义对于如何纾解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危机也莫衷一是,毕竟《觉醒》中艾德娜夫人最终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深处,寻求心灵宁静的“游泳”,并不

是解决女性现代性危机的最佳方式。什么才是,对澳大利亚离散族裔女性而言,答案依然在风中飘。

三 信任缺失的现代性危机

现代派作家往往将笔墨倾注于不雅之物、丑恶之事,以追求艺术作品的思想深度,并借助对人物内心惆怅、苦闷心理的细腻刻画反映人类生存困境与危机。《黑岩白城》以具有深刻探寻意义的现代性思考过滤了墨尔本都市生活诗情画意的一面,将笔触深入到墨尔本郊区医院最肮脏、最丑陋的一面。小说中,骇人听闻的谋杀、战争创伤的回忆、暴力涂鸦等各种“令人恶心”的画面肆意冲击着读者眼球,更是通过现代主义美学将现代性信任缺失危机展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墨尔本郊区医院冷漠的人际关系与冰冷的工作机制是离散族裔遭遇的现代性信任危机的一个缩影。在墨尔本,约万发现医院同事之间几乎没有交流,人际关系冷漠,彼此缺失信任。他在清理医院墙上、楼梯间上的暴力涂鸦时,内心充满困惑与迷惘。小说伊始,约万就发现医院一具女尸从喉咙到腹部被人用手术刀刻上了“灵感”(INSPIRATION),且刀刀见骨;医院的碗和盘子上也都被刻上了“狗吃狗”、“命运的主人,宿命的牺牲品”的现代性含混涂鸦,而这一切是谁干的,无人知晓,这让约万觉得身边每一个人都是“涂鸦博士”。警察在经过各种调查和问讯后无奈地说“到处都必须安装监控。需要更多保安。更换新锁”。小说在墨尔本郊区医院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掀开了离散族裔信任缺失处境的现代性危机序幕。

墨尔本冷漠的人际关系使得约万的妻子苏珊娜经常梦回塞尔维亚,梦回贝尔格莱德,追忆那里与墨尔本完全不同的东欧文化,借此消解她在墨尔本遭遇的信任缺失危机。她回忆起大学参加过的一场讲座,演讲者米特洛维奇以一段含混、晦涩的文字激情澎湃地讲述了东欧民族的辉煌历史和东欧种族优越性:

我们具备一切伟大的可能性……我给你们展示历史中心之火,所有塞尔维亚历史、人类发展史、银河系中没有上帝的行星的历史,都是在欧洲这座黄钟大吕中烧制出来的,欧洲的黄钟大吕则是

在中东这一燃烧的煤球上烧刻出来的,(众所周知)银河系里只有没有思维能力的恒星和没有生命的灰尘,所以我们在熊熊燃烧的血液中,创造了自己的上帝。

这段有别于传统叙事的现代性陈述阐释了东欧文化是欧洲文化根基的历史,但盎格鲁-凯尔特文化显然不愿承认这一点,从而造成了两种文化间的隔膜,这种文化隔膜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中人际关系的信任缺失危机。这段现代性修辞叙事还以捉摸不定的语义揭示了米特洛维奇对“盎格鲁文化优越论”的愤慨之情,在他看来,东、西欧文化隔膜滋生的彼此信任缺失危机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的一个先导因素。在90年代的东欧战争中,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互为对立民族,东欧各民族间的相互仇恨以个体与个体的敌对与冲突不断闪回。克罗地亚裔澳大利亚人安特的成长过程就是憎恨塞尔维亚人的过程,这是其“身份特性”决定的,也反映了互不信任民族导致的各民族个体之间的信任危机。

其次,《黑岩白城》展现了战争导致的人际信任缺失的现代性危机。约万夫妇对生活、对他人、对社会的不信任也源于这场战争,因为战争夺走了他们仅有的两个孩子的生命,一个四岁的男孩儿,一个六岁的女孩儿。他们因此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约万更是在信任缺失的氛围中产生了“活着就是对一切无动于衷”的现代性虚无,可以说是痛到极处,无法言说。小说对战争造成的平民心理创伤和整个社会信任的崩塌进行了深刻揭示,凸显战争对人际信任危机的深层影响。如“呼吸之火、谋杀、强奸、平民伤亡等一幕幕景象就像死亡微笑一样在约万的脑海里盘旋,永远难以消退”,“战争不像恶魔那样可以将自己掩藏起来,而是将邮递员、理发师、果蔬商,电工和出租车司机全部肢解成了现代恶魔。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就像干草一样被烧毁殆尽”,“人类的生存恐惧都是人类自己选择的结果,包括他们代表国家将一切夷为平地的战争决定”等栩栩如生的战争回忆画面与暗喻修辞都指向了战争导致的人际间彼

此信任缺失的现代性危机。

从人类生存的谱系价值看,在战争中,只有受害者,没有受益者。那些无数忙碌却不知为何忙碌的社会民众虽不是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战争对他们造成的创伤,同样严重。那些因战争而沦为难民来到多元文化墨尔本的离散族裔对世界的不信任就是证明。小说中,像约万一样看似侥幸成为难民来到墨尔本的人,内心有着难以名状的伤痛与苦楚。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在北约空袭中被夷为平地充满愤怒,无能为力。小说第六章,作者以大篇幅描写了北约轰炸对贝尔格莱德电力设施和供水系统的破坏;北约对贝尔格莱德动物园的轰炸,更是造成了很多动物的异常行为,如大量鸟儿弃卵离巢,一只母老虎咬死了自己三只出生仅三天的幼虎,并咬伤了另外两只,完全违背了“虎毒不食子”的动物伦理;雕鸮^①杀死了自己全部五个孩子,将最小的给吃了,“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恐惧”。最令人看似困惑不解的是,一只孟加拉虎不停咬自己的腿,咬得血肉模糊。战争对动物各种异常反应的细节描写突出了战争的生灵涂炭,从侧面烘托出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各种难以名状的创伤;另一方面,他们在墨尔本的生活同样沮丧和绝望。作为亚文化族裔,他们因为不会讲英语而遭受着如影随形的歧视,这种身份危机让他们无比哀叹“国破山河在,有家不能回”的凄凉,为此“满腹心酸无人诉,唯有闭眼空垂泪”的苏珊娜“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贝尔格莱德被轰炸的景象”,战争对难民造成的创伤与后续危机由此窥豹一斑,作家借此表达了对北约发动东欧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深刻批判。

最后,《黑岩白城》将欧美现代主义“迷茫与含混”危机移置到离散族裔在墨尔本遭遇的信任缺失危机。由于“含混语言现象背后是所有生存现实,除此之外,别无其它”^②,也就是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在《含混的七种类型》中曾指出的“‘含混’(Ambiguity)是指诗人对自己想表达的真实思想有些犹豫不决,从而使用有多重理解的句式,给读者可以是这个意思,也可以是另一个意思,或者两者兼有的模棱两可,简言之,同一句

^①雕鸮(eagle owl):欧洲一种大型猫头鹰。

^②苏庆辉:《论含混性的本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话可以有好几个意思”^①。小说匠心独运的现代性含混表述揭示了离散族裔信任缺失危机的全部内涵。无论是“约万的妻子嗓音很尖,尖得就像打碎了的啤酒瓶”的通感修辞,还是“所有遭罪和难过在死亡降临的最后时刻是甜蜜的”矛盾修辞,亦或是“命运的主人,宿命的受害者”的晦涩修辞等都传递出 20 世纪 90 年代东欧战争导致的现代性信任危机。另外,医院墙上充满暴力色彩的涂鸦和随时在约万脑中奔涌的意识流诗歌恰恰反映了沃尔夫说的“成熟的作家不会放纵地发泄愁闷”^②,而是一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故意谋划猥亵情节、艾略特的诗行总是那么晦涩那样,表达了战争让兄弟反目、亲人成仇的荒诞伦理,将本就复杂难测的人性推向了互不信任的黑暗深渊。

如果说欧美现代主义经典作品往往借助含混、晦涩、猥亵的现代性叙事反映一战给民众造成的的心灵创伤,反映一战之后整个欧洲变成精神“荒原”的现代性危机,那么《黑岩白城》借助医院墙上充满暴力、血腥与威胁的现代性涂鸦叙事,则

以一种后现代性艺术形态揭示了墨尔本现代性肮脏、丑陋背后的人性冷漠,凸显离散族裔在信任缺失的墨尔本面临的重重现代性危机。

结论

《黑岩白城》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东欧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呈现,对深受战争影响沦为难民的离散族裔的生活现状进行了现代性反思。小说以含混、晦涩的现代性语言凸显了作家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离散族裔群体的现代性反思。“当少数族裔书写在主流文化中被排斥、被边缘化的时候,恰恰反映了这种‘他者’书写的艰难困境,因而更应成为文学批评的不可或缺”^③,这也是小说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另一重要原因。当然,小说以高超的现代性叙事艺术展现了当代墨尔本离散族裔的现代性生存危机,不仅具有现代性审美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反映出作家对离散族裔现代性生存困境的现实关照。

On the Diaspora's Modernity Crisis in *Black Rock White City*

ZHANG Jiasheng¹ & XU Qiuxiang²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217,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A.S. Patric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Australia. His debut novel *Black Rock White City* won 2016 Miles Franklin Prize for its subtle modernist combination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sophisticated rhetoric and conspicuously ambiguous expressions. The novel's exquisite modernity narrative indicates the author's mastermind of English modernism literary features and expresses his strong concern for the modernity crisis facing diaspora in multicultural Melbourne. The pseudo-multiculturalism, women predicaments and trust crisis in the novel are richly embedded in the modernity narratives.

Key words: A.S. Patric; *Black Rock White City*; multiculturalism; modernity crisis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William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49, pp.5-6.

^②V. 沃尔夫:《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朱虹译,《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朱立元、李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7 页。

^③Ommundsen, Wenche. "Multicultural Writing in Australia". Eds. Nicholas Birns, and Rebecca McNeer, *A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Rochester,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7. p. 78.